

结构主义视域下《一出好戏》的叙事特点探究

邓斯洋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作为一种影视批评方法的结构主义批评非常注重影片整体是如何被理解的, 本文选取了国产电影《一出好戏》进行结构主义分析, 发现影片的主要叙事脉络呈现出从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的状态。孤岛作为好戏上演的剧场不仅包含着社会变迁和复杂人性的隐喻, 而且将主人公实现个人价值的目标置于灾难语境下, 从而显示出该影片独特的叙事特色。

关键词: 结构主义、叙事特点、《一出好戏》

中图分类号: J9

文献标识码: A

《一出好戏》是由黄渤导演并主演的一部喜剧片, 该片讲述了公司员工在去团建的路上遭遇海难后在一座孤岛生存的故事。本片自 2018 年 8 月 10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其中关于社会和人性寓言引发热议, 在影片中没有钱财、阶级和社会秩序的背景下, 这座孤岛便成为“好戏”上演的场所。而结构主义叙事学能帮助我们更深刻清晰地理解这部电影, 包括电影的叙事主线和叙事特点。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这部影片能发现其中包含着社会底层人物在这场灾难中实现个人价值的奋斗之路, 但其中充满着喜剧性和戏剧性, 在现实世界恢复如常时这只能是“一出好戏”。

一、从失衡到平衡的多重好戏

结构主义理论家茨维坦·托罗多夫在他的结构主义诗学阶段延续了罗兰巴特的研究思路, 侧重依照语言学模式, 尝试建立叙事语法研究。托罗多夫提出的“平衡—失衡—平衡”的完整环形能够更好地把握整个影片的结构。

从故事发展来看, 影片开始的现实社会是一个公司组织团建的场景, 在去往团建的车上已经将人物基本关系展现出来,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平衡”, 从这个小公司可以窥见社会的基本样态: 以张总、教授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掌握话语权, 以潘主任为代表的普通工薪阶层步步为营, 以马进、小王为代表的社会底层人物唯唯诺诺努力谋生。在这样的等级秩序和现代体系下, 影片对现实有着影像版的视觉呈现。在这群人遭遇海难之后, 原有社会的秩序与等级被打破, 也就意味着整个故事结构开始失衡, 人们猛然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并且与世隔绝, “如何生存”成为了首要难题。在后续的三段式社会演进中整个群体又重回平衡, 并在孤岛上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社会形态。这三段发展可以看作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表征。以小王为“统治者”的时期是弱肉强食、野蛮无礼的原始社会形态, 以张总为统治者的时期是建立起交换体制、存在等级剥削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 再到马进为统治者的时期是获得精神满足、人人富足的空想社会形态。这三段可以视为浓缩版的社会发展史, 在整个社会演进到工业文明发达且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时, 在孤岛中的这群人已经满足马斯诺需求中对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 继而追求归属和爱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也体现“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哲学思考。

从人性方面来读解影片, 同样也出现了由失衡到平衡的过程。在原本的社会里, 每个人都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 各自的欲望和野心都潜藏在虚伪的表壳之下, 而这座孤岛给予众人释放真实自我的机会, 人性的复杂面也就撕破虚与委蛇的表象呈现出来。小王以其野外生存能力获得统治者地位之后, 其内在的兽性通过驯服众人、坐在兽皮上得以展现, 他最

开始是有点呆头呆脑且被众人看不起的导游,在权力和利益的刺激下激发出他人性中的另一面。教授作为知识分子本身是得到尊重的,但他在小王能够给他食物时愿意放下尊严,张总也是以欺骗的方式笼络人心并剥削其他人,这些都可以看出在面临生存困境时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理。但这些人并不是一味地展现出贪婪、屈服和欺诈的恶面,小王看到大船之后兴奋地想告诉众人以及张总以自己的所有资产交换看到女儿视频的机会,从他们对于共同求生、对家庭的挂念所展现出来的善意和温情使得人物本身的形象得以完整,人性所展示的善恶复杂也由此得以平衡。

二、从表层到深层的个人好戏

格雷马斯将文本分析分成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格雷马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把行动模态划分为四个,即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从而建立了叙事语法。

(一) 表层结构下的个人好戏

从产生欲望的角度来说,主人公主要经历了“逃离孤岛兑换彩票——留在孤岛建立统治——带所有人逃出孤岛”这三个转变。首先,马进在遭遇海难前发现自己中了六千万彩票,在流落荒岛之后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现实世界兑换彩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尝试划船逃跑的行动失败,彩票的所指发生了转变,从最初承载逃离孤岛的“希望”变成了只剩下倒计时功能的“绝望”,与此同时,主人公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转变:从逃离变成认命,其逃出孤岛的愿望破灭。其次,在彩票成为一张废纸后,马进希望在孤岛上重建社会秩序,他的愿望从逃出孤岛到在岛上立足,从而改变小王和张总“两分天下”的格局,给大家传递生活的“希望”。最后,他们发现轮船和外部世界仍然存在,马进在面临公私选择时决定带所有人逃生,其欲望从个人私利转变为为了众人的公利。

从具备能力的方面来看,马进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虽然彩票过期但是天降鱼雨,实现了在荒岛上的资本原始积累,也成为马进心中“因为彩票过期所以得到上天对自己的补偿”。鱼在岛上除了是生活物资的体现之外,在后期也变成了财富的象征。而且小兴作为一名汽修工,不仅成功地帮助岛上恢复电力和光明,而且也帮助马进获得领导者的地位。从马进个人来看,他具备一定的管理头脑和想要起和谐社会的野心,他提出的带有喜剧意味的“积累——消耗——希望”三步骤在影片中的灾难语境下得到很好地实践。

“实现目标”是指一个使状态发生转换的行为,实现目标有两种类型即从拥有到失去或从没有到拥有。对于马进想实现兑现彩票的愿望来说,呈现出从拥有到失去的过程,自身被困于孤岛且接受到外界世界已经覆灭的各类信息,彩票从六千万的金钱指向变成了超过兑换期的一张废纸。而对于马进成为领导者以及带众人逃出孤岛这两个目标来说,呈现出从没有到拥有的状态,如果用符号表示,可以写成: $F(S) \Rightarrow [(S \vee 0) \rightarrow (S \wedge 0)]$, S代表主人公马进, 0代表个人愿望实现。在影片中,当现代工业的光明照到马进身上时,一种被神化的意味得以在视听符号中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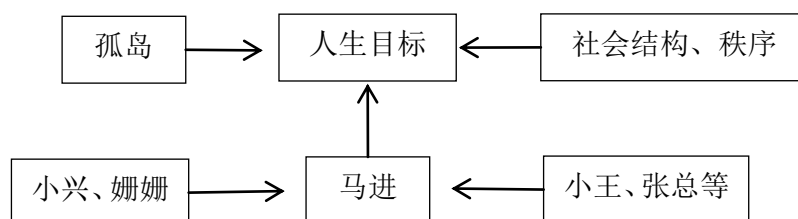
从得到奖赏的角度来看,主人公赢得多重奖励:成为被簇拥的领导者,实现阶级的跨越并确立社会地位;收获爱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以人格魅力赢得姗姗的欢心;给人们带来“希望”并带众人逃离孤岛,获得人性层面的救赎以及建立起颇具戏剧化的英雄形象。影片的高潮是众人在灯光下伴着音乐起舞的场景,当三分势力归于统一时,从这一图像的表达来看,众人皆实现了自身目标,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多重满足。

(二) 深层结构中的个人好戏

格雷马斯在研究人物关系时提出了“行动元”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一种结构单位,用于标明人物之间、人物与客体之间的行动关系。他提出了三组对立的行动元模型:主体/客体、

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敌对者。根据这样的“行动元”模型，影片中的人物更具有象征性意义。主人公马进作为主体，拥有着社会草根人物的特征：身无长技，努力谋生，通过买彩票的方式寄托自己想要获取金钱与地位的愿望。其客体可以对应为马进想要成为人生赢家的目标，不管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孤岛，主人公想要获取的地位、金钱与爱情这些目标并没有改变。这两个主体和客体构成了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组关系，也成为整个叙事的基本框架。影片中小兴和姗姗是比较典型的帮助者角色，他们分别是亲情和爱情在影片中的体现。小兴是马进的表弟，也是影片中主人公最为衷心的“小跟班”，虽然“帮助者往往只给予局部的支持”，但小兴是帮助马进完成目标的重要角色。不管是最初在马进的鼓动下造出木筏打算逃离孤岛，还是最后发挥所长帮助马进赢得“民心”，这些举动都分别帮助主人公获得金钱（兑换彩票）和地位（成为“统治者”）。姗姗在影片所构建的灾难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她是美丽动人、善解人意的代名词，她对于马进的帮助意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动上的支持，尤其是姗姗对马进的信任促使她放火烧船发出求救信号，这帮助主人公最终救出所有人；另一方面是人性的救赎，马进纠结于小兴所提议的“只有我们逃走”的建议，由此能看出主人公在面临善恶选择时自身的挣扎，而姗姗在向马进表白时使得他突然醒悟：在孤岛上发生的一切皆是假象，回到现实世界才是正确的决定。

影片中成为反对者的角色是以小王、潘主任、张总为代表的人物，他们在孤岛分别建立的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都对主人公造成身体或精神上的压迫，这与主人公最终想要建立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社会有所偏离，这同样会影响其个人目标的实现。这座孤岛是发送者的角色，它是在灾难意义下承载这群人生活希望的物质实体，它有着乌托邦一般“与世隔绝”的特质，但岛上生活物资充足，给主人公提供了在“新大陆”重新实现人生目标的可能性，它同时也成为这场好戏上演的剧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和秩序成为接受者，只有主人公完成社会秩序的重构，才可能实现小人物的逆袭。其关系图如下面所示：



从行动元的模型能够分析出这部喜剧片其实包含着某种正向价值观的隐喻，即人能够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主人公因为头脑（积累、消耗和希望的三步骤）和运气（从天降鱼）实现从底层走向顶层的快速飞跃，正如马进向小兴感叹道“过去那个世界根本没有我们，现在因为有了我们才有了外面的世界”，在孤岛的世界中马进实现了个人价值，甚至带上些许能够拯救世界的英雄色彩。马进在实现个人价值之时也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从而其最初的自私、贪念、欺骗等不良色彩也被最终选择面前被消解，实现了自身价值的达成和升华。但其充满戏剧性的部分在于这是发生在灾难之后、孤岛之上，而且故事结局也是所有人重回现实世界，所以在这座孤岛上才是这出好戏——人生价值——能够实现的空间场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回归现实的主人公依然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因为成就的达成是在灾难语境中，在岛上的地位和物质不可能转移至现实社会，但其善念、良知、奉献的人性之美会长久留存。

从马进的人性进化之路包含着的小我和大我共同成就的价值取向，在以小王和张总为领导者的时期能看出他们的贪婪和欲望，整个微型社会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和不平等，他们将自己的满足感建立在压迫他人的前提之上。而以马进为领导者的时期，整个社会基本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主人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达到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马进是完美无缺的奉献者角色，他亦有贪念和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小兴和马进成为了人性复杂面的统一体，他们在整个影片的前后实现互补：前期是一心想要兑换彩票的马进带着涉世未深的小兴一路辗转，后期是骗得钱财的小兴想要带着马进单独逃离孤岛。人性中的善与恶、自私与奉献、私利与公义在他们的选择中得以呈现，在影片中尤其是姗姗这个角色的存在，她始终是

人性美的代名词，在她与主人公在相处过程中也帮助马进实现人性的进化，其自私的想法和对物质的贪欲都得到真善美的救赎，最终主人公实现对真善美、对人类大义的追求。

三、结语

作为国内有社会寓言特色的电影《一出好戏》，不仅让人得以窥见人类文明的进化以及人性复杂面，而且也隐含着含具有中国特点的正向价值观。从影片的整体叙述中带有些许英雄色彩的主人公马进也有着自私、贪婪的一面，但他在面临个体和群体生死存亡的选择面前，还是做出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选择。在结构主义的分析下，具有灾难意味的孤岛给予马进成就自我的“乌托邦式”环境，其身边的人也成为主人公人性进化的助力者，影片最终呈现的收尾仍是符合“皆大欢喜”的喜剧图景。《一出好戏》用喜剧的外壳包装具有灾难意味的荒岛求生，这不仅带给人们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深度思考，同时也从人物的进化潜移默化地传达出影片的正面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 [1] 陈犀禾, 吴小丽. 影视批评:理论和实践[M].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
- [2]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戴锦华. 电影批评.第2版[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4] 刘小妍. 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J]. 法国研究, 2003(1):198-203.
- [5] 胡亚敏. 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J]. 外国文学研究, 1987(01):75-80.
- [6] 廖艳君, 周文婷. 蒙古草原文化镜像之思——电影《狼图腾》的结构主义解读[J]. 传媒观察, 2016(12):21-23.
- [7] 张佳. 结构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的《无名之辈》[J]. 电影文学(22).
- [8] 张天, 程慕华. 结构主义叙事学视域下我国女性宫廷剧“玛丽苏”叙事模式探究[J]. 西部广播电视, 2019, 000(023):132-134.
- [9] 蔡竺言.格雷马斯叙事学视角下的《流浪地球》[J].散文百家,2019(05):10-11.
- [10] 王妍.《一出好戏》与《饥饿站台》:柏拉图洞穴理论的现代性隐喻[J].文艺争鸣,2020(10):178-180.
- [11] 王雷.《一出好戏》:荒岛叙事中的人性考量[J].电影文学,2020(19):101-103.
- [12] 孔小平.电影《一出好戏》中的人性进化探讨[J].传播力研究,2019,3(08):42.

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lm *The Is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Deng Siy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410000)

Abstract: 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lm *The Isl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structuralist criticism, as a film and television criticism metho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ow the film as a whole is understood.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omestic film *The Island* for structuralist analysis, and finds that the main narrative context of the film presents a state from balance to imbalance and then to balance. As a good play, the theater of isolated island not only contains the metaphor of social change and complex human nature, but also puts the protagonist's goal of realizing personal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 thus showing the uniqu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lm.

Keywords: Structuralism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The Island